



《上海路数》：又一次上海品牌的输出

◆ 南妮

《上海男人》《上海女人》《为什么是上海》《上海制造》——马尚龙关于上海的系列著作总是在当年成为畅销书，在后来成为常销书。“适宜更接近于一个女人气质性格的释放”，而“适意”强调的是这个女人气质性格给予他人的感受。这组词汇的马氏解说被不少人引用。马尚龙的散文语言，一直有一种单口相声的感觉，连篇是排比，却有之间微妙的变化；一串串精准的数字与翔实的故事，抖起了包袱。不管写什么，他的表达都是神清气爽，喜感盎然。

对于他热爱的上海，凡地图、街景、食肆、娱乐、民俗，写来皆了然于心并且生机勃勃。他是上海文化悉心的研究者。时间，是他走入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路径。1966年的上海，2016年的上海，两个维度，塑成一个立体。沧桑没有哀怨的旧痕，崭新分明有一丝淘气。马尚龙的上海研究，主旨就是推广上海文化的有趣与上海人质地的透彻，上海特有的生存哲学，上海人的美学观，上海两性文化的鲜明风格。

上班就是上班，是做生活；下班就是下班，是休息。有契约精神，才会有职业精神。师徒文化和租界文化、公寓文化，合力构成了上海市民文化的三大背景文化。——尽管马尚龙觉得仅止于上海人生活态度和生活能力的“路数”，和适宜一样，似乎也是可以意会而难以言传的。路数可以包括许多，路数是思维方式，路数是待人接物，路数是领导能力，路数是邻里关系，路数是不卑不亢。认真寻找中华词源的作家，最后在1986年辞书出版社出版的《简明吴方言词典》里，找到了路数也即路道：指人的行径。这一个“路数”词条，证明了路数的上海属性。

上海路数其实与上海制造一样，是对上海的礼赞。“在很长久的年代里，上海工业产品、生活用品的优质品牌意义：式样是最新的，质量是最好的，价格却是最便宜的。上海制造的核心竞争力是冒险、专注、坚持、匠心，而上海的成功人士都有着明确的上海路数，懂规矩，明事理、讲分寸、善克制……书中有多少可爱的小故事啊！“先做小赤佬，再做大老板”的小绍兴的故事，蓝印户口第一人的故事，出租车司机孙宝清的故事……上海历来是奇迹发生之地，英雄豪杰的起步、一介平民的转机，皆因为守着上海路数，或者创造了上海路数。

上海的路多，人多，需要恪守有形无形的规则。“路数清爽的人是用心的人，却不完全是工于心计的人，更多的是对社会法则的遵守，是对人与人生活游戏的遵守。”《上海路数》的场景也是好看的。日常里的奇异，平民中的才子，中心与边缘的风貌，亲情的永远牵动……脚踩地气，又潇洒涤荡。20万字的容量主旨鲜明，却又摇曳生姿，一段小品，就是一个纵深度。

马尚龙一直致力于输出“上海品牌”。对上海元素做着热诚的、精到的分析。一直觉得，作者与作家的区别，在于表达能量的区别。作者，可能只能够写上几篇上海印象记，而作家却能源源不断一本接着一本。平庸的作家与好的作家也有区别。前者平面扫描，后者深度挖掘。在《上海制造》与《上海路数》之后，马尚龙定能再拿出上海新系列。我们且期待。

《2018<上海纪实>精选本》出版 倡导在现场 反映真生活

◆ 朱大建

《上海纪实》电子刊由上海作家协会于2015年5月创办，依托上海作协主管主办的华语文学网在线出版，为国内首个专注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的多媒体电子期刊。

创刊以来，全力推进平台建设，截至2018年12月，电子刊和微刊按照每个季度一期的节奏，不间断地在线出版了15期，累计刊出300多万字的原创纪实作品，不仅刊发了众多当代著名作家的新作，接续了上海纪实文学创作的丰厚传统，同时还培育、发掘、团结了上海一批有志于纪实文学创作的中青年作家新生力量，初步形成新鲜、厚重、广博、灵动的风格特征，得到文学界的关注和认可，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平台的视觉呈现不断优化，技术稳定，运行平稳。

《上海纪实》从一开始就选择了纯电子期刊的形态，为的是适应互联网时代文学传播和读者阅读方式的新变化，探索“互联网+”时代，文学的新机遇、新空间，并以主流、优质、正能量的文学内容，参与网络内容生态的优化和改善。《上海纪实》实际建设完成了三种在线形态：一为在华语文学网上线的网络版；一为依托《上海纪实》微信公众号推送的“微刊”；三为设在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的600多块大型电子阅读屏。通过“三屏联动”，获得广泛的阅读传播。

《上海纪实》源源不断推出的原创作品还丰富、壮大了“华语文学网”的内容资源，而上海纪实“微刊”更是为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移动网络空间注入了积极、向上、健康、美好、体现主流价值

观的文学原创，为净化网络生态做出积极贡献。

《上海纪实》倡导“在场”精神，关注当下，直击现实，记录历史、时代变迁，反映时代进步和人的精神成长历程，体现创作者责任担当、理性良知、人文情怀，追求真实性、思想性、文学性三者统一。秉持这一办刊宗旨，《上海纪实》以关注和反映当下现实生活的作品为重点，这类作品集中体现在“专题”“在场”“弄潮”“亲历”等栏目，也散见于各个栏目；与此同时，积极提倡作品题材的广泛性和叙事风格的多样性，既有重大现实及历史事件的宏大叙事，也有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作品。

自2015年5月创刊以来，《上海纪实》已被誉为国内纪实文学电子刊第一品牌，其鲜明的定

位和内容特色日渐为文学界和广大读者关注和认可，电子刊和微刊的关注度和点击率不断提升，不少作品在网上微信上被“中宣部学习强国平台”“新浪”“腾讯”“澎湃”等多个平台转载转发；在线下被《中国青年报》《作家文摘》《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文学报》等知名传统纸媒及海外华文媒体转载；又编辑出版《上海纪实》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三本精选本，并在上海书展期间深入到上海区县基层举办了多场活动，产生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社会影响。

《2018<上海纪实>精选本》由编辑部全体投票选出，共计46篇66万字，代表了《上海纪实》的水准。作者有著名作家，纪实文学领域的名家、大家，更多作品出自上海作协会员、上海作家之手。本书由文汇出版社出版。

感谢上海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对线下出版《2018<上海纪实>精选本》给予的帮助资助。

(本文为《2018<上海纪实>精选本》序言)



村上春树的小说密钥

◆ 刘蔚

密涅瓦是古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她身旁的猫头鹰是思想和理性的象征，传说其在黄昏起飞就可以看见白昼发生的一切。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曾用“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比喻哲学是一种反思、沉思的理性。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的最新访谈录《猫头鹰在黄昏起飞》，借用黑格尔的这句名言作为书名，由日本年轻女作家川上未映子和村上春树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共同完成。全书围绕村上的最新长篇《刺杀骑士团长》诞生前后发生的故事展开，村上春树详细阐述了自己的小说创作理念、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看法、如何借鉴和传承经典文学作品等，既酣畅感性，又像“密涅瓦的猫头鹰”闪烁出沉思和思辨的色彩。

村上春树不仅是一位一流的小说家，也是一位不错的翻译家。在创作小说之余，他还翻译了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钱德勒的《漫长的告别》等经典小说。对于这些优秀的外国小说的翻译、阅读和研究，使他学习和掌握到了它们的精髓，并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他毫不讳言《刺杀骑士团长》中隔着山谷往对面眺望的场景，是对《了不起的盖茨比》相关描写的学习和模仿，是对经典作品的一种致敬。村上认为人的一生中真正值得信赖，可以反复阅读、不断体会的经典小说，大概也就五六本，最多十来本，“而归根结底，少数作品成了我们的精神骨骼(backbone)。对于小说家来说，再三再四反复揣摩、重构，诠释它的结构，从而有意无意地融入自己的小说之中。说到底，那不就是我们小说家做的事情吗？”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从经典小说那里获得的启发和借鉴对村上文学创作的重要性。

创作习惯 “写不出时就往抽屉里塞东西”

村上春树迄今已创作了十多部长篇小说。他那些脍炙人口的长篇，如《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天黑以后》《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1Q84》等是如何创作出来的，也许是村上迷们非常感兴趣的话题。村上告诉我们，他的脑海中有不少记忆的抽屉，每个抽屉中藏有不少他平时积累的素材。然而，如果这些抽屉里的素材杂乱无章，又没有检索的窍门，那么创作的时候就会面对它们无从下手，“毕竟不能在写小说中一个个拉开抽屉找来找去，看什么地方有什么。啊，霎时间知道就在哪里，于是抽屉接二连三自动打开——若不这样是没有用的，实际上。”他戏言自己在“什么都写不成的时期就拼命往抽屉里塞东西”，可见平时观察生活、积累素材对一个小说作家的重要性。村上还把创作的酝酿过程、等待合适的写作契机比喻为“和冲浪手等待浪头是一回事”，十分的形象巧妙。

文学态度 反对以直接的方式干预生活

村上春树是一个具有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在本书中，他对战后日本人刻意强调自己的受害者身份、回避施害者的角色，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抨击“这正是集体无意识的可怕之处”；对于国家和社会这类刚性体制造成的“恶”，进行了深刻地剖析。另一方面，村上对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有着冷静而睿智的认识，反对文学以直接的方式干预生活。他根据采访记录写成了反映麻原彰晃与沙林毒气事件的非虚构作品《地下》，激起了不小的社会反响。但他不愿利用那些采访的材料虚构小说，申明“小说这东西当然是捏造的，但我不想说谎”，“我不愿意把有悲惨遭遇的人就那样

以虚构形式加以利用”。这既体现了村上对人性的悲悯，又启示我们，作为文学作品的小说与非虚构作品毕竟不一样，简单地提倡文学反映生活而缺乏沉淀、缺乏思考，很可能写出来的小说就是粗糙不堪的“一次性杯子”。

评价经典 “少数作品成了我们的精神骨骼”

村上春树不仅是一位一流的小说家，也是一位不错的翻译家。在创作小说之余，他还翻译了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钱德勒的《漫长的告别》等经典小说。对于这些优秀的外国小说的翻译、阅读和研究，使他学习和掌握到了它们的精髓，并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他毫不讳言《刺杀骑士团长》中隔着山谷往对面眺望的场景，是对《了不起的盖茨比》相关描写的学习和模仿，是对经典作品的一种致敬。村上认为人的一生中真正值得信赖，可以反复阅读、不断体会的经典小说，大概也就五六本，最多十来本，“而归根结底，少数作品成了我们的精神骨骼(backbone)。对于小说家来说，再三再四反复揣摩、重构，诠释它的结构，从而有意无意地融入自己的小说之中。说到底，那不就是我们小说家做的事情吗？”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从经典小说那里获得的启发和借鉴对村上文学创作的重要性。

创作风格 现实性与神秘的魅力

村上反对小说创作中的主题先行，“我就是要把主题统统扔去一边，写出有深度、有重要的东西”。他将自己的创作风格定位于行文基本是现实主义的，故事基本是非现实主义的。他认为小说如果没有现实性，就不会有神秘性。他追求语言的现实主义特点，是为了小说的通俗易懂。而追求小说故事的非现实主义，在其中加入魔幻、悬疑等元素，正是为了让小说闪烁出神秘的魅力，增强阅读的不可预知性和阅读的乐趣。两者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为达到这些目的，村上非常重视文章的修辞和语言的锤炼，“文章修辞这东西，是一种锋利而微妙的工具，一如刀器”。“小说的引人入胜，结构的不落俗套，意念的妙趣横生啦，如果没有生动的语句，这些都动不起来”。村上也很重视文体的重要性，自嘲为“村上春树产业链”中的“生产责任科长”，写了近四十年的小说。为了不辜负读者的期待，他从不懈怠，“若说自己至今干了什么，那就是修炼问题，几乎仅此而已。反正就是要把行文弄得更好一点儿，把自己的文体弄得坚实一些，基本只考虑这两点”。

村上春树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告诉我们，作家固然需要创作的天赋和灵气，但要达成目标，更需要长年累月的学习和锤炼，精雕细刻的工匠精神对于小说创作并非可有可无。

新书速递

《陈从周自编散文集》



陈从周先生以古建筑学、园林学专家闻名于世，而其艺文方面的成就，尤其是散文创作上的贡献往往被忽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的散文集《书带集》《春苔集》《帘青集》《随宜集》《世缘集》陆续由花城出版社、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得到叶圣陶、俞平伯、钱仲联、冯其庸、邓云乡等大家的推重，获得读者的如潮好评。

陈从周先生去世后，他的散文集除被收入《陈从周全集》外，仅有《书带集》曾经再版。他的散文集单行本竟然成了藏书者搜求的“缺本”。要了解陈从周先生在古建筑、园林方面的理念，仅仅研究其学术专著是不够的，他的散文随笔中颇多思想火花、真知灼见，不可等闲视之。日前，上海书店出版社将陈从周先生的五种散文集以及学术札记集《梓室余墨》，遵从初版本原貌，重新包装，整套推出，以飨读者，并向陈从周先生致敬。

《八百米故乡》



《八百米故乡》是著名作家苏童最新散文集。全书共分为三辑，第一辑河流的秘密：描写了故乡生活细腻的记忆，充满了细微婉约的生活细节。第二辑八百米的故乡：是对童年往事和过往生活的感悟和沉淀。第三辑虚构的热情：是对自己创作的一系列回顾和展望。

作为先锋派文学的代表性作家，苏童的散文带有鲜明的个人特点，细腻唯美的语言风格娓娓道来属于江南水乡的喜怒哀乐。苏童的散文贵在真切自然，简洁而又风趣，平实却有细致的韵味，犹如一幅白描，恬淡而又蕴藏浓密的情绪与体会，是作家对生活与众不同的感受，也是作家多年深厚文学修养和文学底蕴的体现。

苏童说：“人之所以有故乡，是因为他要离开故乡。但不论在哪里，故乡都是这个漂泊孤独的时代里我们始终牵挂的地方。”

《邵天骏文艺评论选》



这本书共收录作家邵天骏文艺评论文章118篇，是其出版的第三部包括散文随笔、文艺评论在内的文学作品集。全书从文艺综评、文学论评、文化时评、诗画专评、文人特评、报刊选评等角度进行多角度透视，提出独到见解。作品包括在《文艺报》《文学报》等媒体发表的评论，其中不乏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文章。著名作家、学者孙琴安评价此书为“敏锐而充满创见的文艺评论”。